

老管家耶尔奈

参卡尔著



老管家耶尔奈

〔南〕 参卡尔 著

黄星圻 郭开兰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老管家耶尔奈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房山印刷厂印刷

字数6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4 插页1

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: 15,001—38,000

书号10019·598 定价0.35元

Ivan Cankar

HLAPEC JERNEJ IN NJEGOVA PRAVICA

根据 S. Yeras 和 H. C. S. Grant 英文译本

“The Bailiff Yerney and His Rights”

(The Pushkin Press, London, 1946)译出。

插图系 Nora Lavrin 所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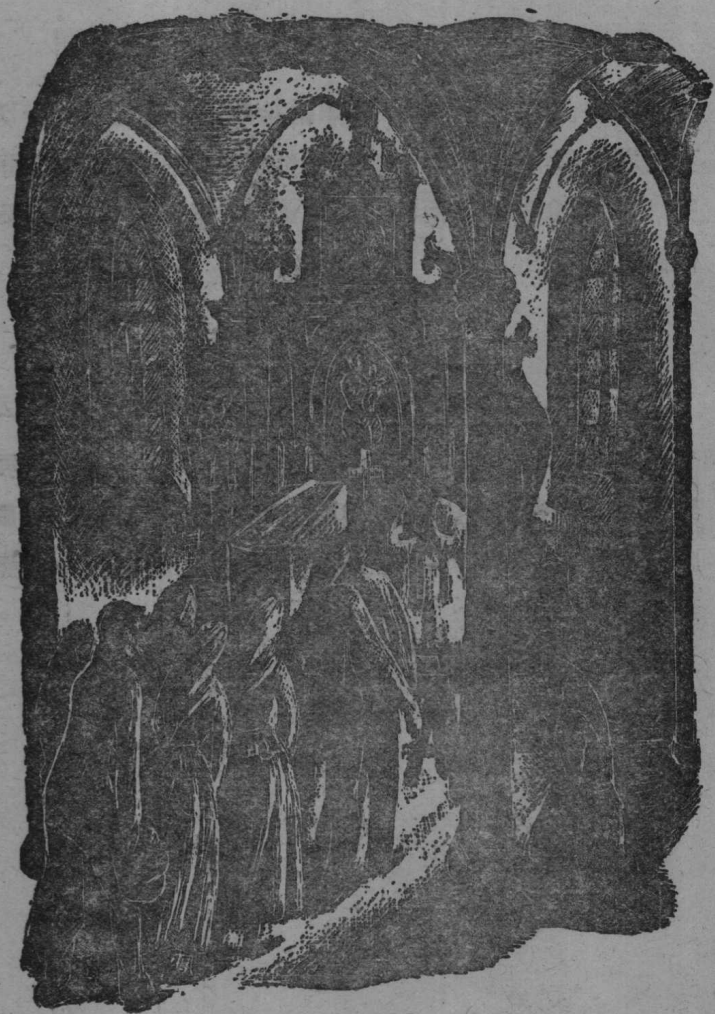


作 者 像

我現在如实地把这个故事講給你听，把里面的一切不公道的东西，一切悲伤的事情都講給你听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你决不会找到任何华丽的辞藻，虛構的情节，或是假仁假义的話語。

.....

柏譚諾瓦地方的人吓昏了，都低着他們的头。因为一个神秘的陰影，像黑魑魑的幽灵似的，浮上了山头，扩展到了山谷，头是一片烏云，脚是山谷里的高大的白楊，肩膀上还掛着一把明光閃亮的鐮刀，远远地放着光，一直照到盧布尔雅那。



老席塔尔剛下了葬。願上帝許他進天國吧！他是个高貴的人。教堂的鐘已經停止敲打，神父已經脫去行喪禮穿的祭服，所有送喪的人都上小酒館去了。他們在斯特吉納的酒館里，圍坐在長桌周圍，身上穿着喪服，滿臉严肃的神气，一肚子心事，女人們眼睛里还留着淚痕。老管家巴若洛繆，高高的个子，蒼老的面容，灰白的頭髮，在窗边的一条長櫈上坐下来。他用他的紅手帕擦擦額頭，嘆了一口氣說：

“我們全都得去；我會頭一個跟着去的。”

小席塔尔听了說道：

“唉，算了吧，耶尔奈，你坐在那兒，舒舒服服，大模大樣，活像你是主人似的。誰是这一家的嗣子——是你还是我？你在这兒又不是最主要的人，可是你居然頭一個開口說話。”

耶尔奈微笑了一下，和和气气地望着那个年輕人。

“唐尼，你一向愛打趣，瞧你現在還跟我开玩笑。你不

过份伤心，倒是挺对：眼淚是女人的，酒才是男人的。”

他替自己斟了一杯酒，把酒端到嘴邊，可是誰也不跟他一道喝。

酒還沒有沾到嘴唇，耶尔奈就把杯子拿开，放到桌上。他張着口，望望他的主人，又望望主人的一家子，可是，看見的只是一張張陰郁的面孔。

“嗨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既沒有人看他一眼，也沒有人回答他的話。于是耶尔奈覺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沉重的东西，一下子鑽进了他的心。

“怎么回事呀？瞧你們望着我，一句話也不說，难道我落到吉卜賽人或是馬販子堆里去了嗎？我是跟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还是跟想暗算我的歹徒坐在一起啊？”

“管家的！”席塔爾回答說。“別拿這些話罵我們！你酒還沒入口，倒喝醉啦。”

耶尔奈三次回轉身，望望這張臉，又望望那張臉；隨後他拿起杯子，把酒倒回酒瓶；他倒得又久又慢，因為他的手在發抖。他站起來，脫下帽子，雙手拿着。他站在桌子後面，儘管背是駝的，看上去還是很高，灰白的腦袋幾乎碰到了屋頂上被煙燻黑了的橫樑；他站在那兒，臉給太陽晒得黝黑，滿是皺紋，鬍子刮得很不光整，一對眼睛在毛茸茸的眉毛下又明又亮。

“主人，送喪的時候不請我喝一口酒，這在你可不休



面。我的朋友們，你們是他的一家人，這在你們也不體面。願上帝使你們將要吃的東西潔淨吧；我對你們並不仇恨。要是你們已經訂了一條新的法律，說：麵包是給年輕人的，石頭是給老年人的；魚是給健康人的，蛇是給病人的；雞蛋是給能干人的，蠍子是給軟弱人的……我一定遵守。主人蓋起來的東西，可不能由僕人去弄垮。”

小席塔爾性子急躁，氣紅了臉。

“我們用不着你來教訓，耶爾奈，”他說。“要是你不想喝酒，那很好！你滾蛋吧！”

“耶爾奈，你真傲慢，居然當起主人的主人來了，”席塔爾的妻子說。

“僕人坐在炕角，往主人背上擦靴子，這樣的家庭可有點不對頭，”席塔爾的岳母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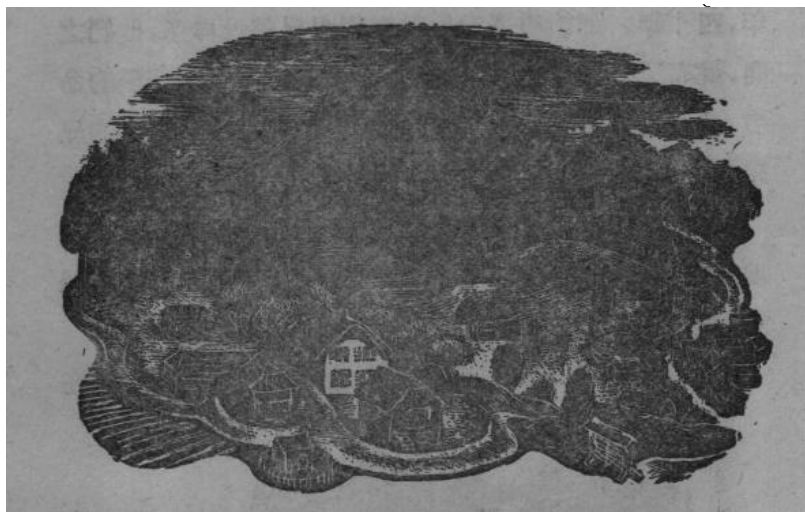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瞧着吧，要是主人拉馬車，僕人掌韁繩，那馬車很快就會倒着走的，”席塔爾的姐夫補上一句說。

“主人耕地，管家的在樹蔭底下閒蕩，這種莊園垮台的日子一定遠不了，”一個隣居插嘴說。

等他們說夠了以後，耶爾奈又鞠了一躬。

“你們講得都很有理，你們的話並沒有什麼不公道的地方。好，願上帝讓你們飲食潔淨，也求他容許我良心清白，一輩子沒罪吧。”

老管家耶爾奈這樣說着……在門檻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就走出去了。



2

他对直穿过田野，沿着一条小路走去。小路在一条半干的小溪旁边蜿蜒前进，溪里的水最后没入了一片白沙。这是一个暖和而又安静的五月天，可是远远地，在那青葱碧绿的大山背后，却酝酿着一场早来的风暴。田野里，牧场上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；大自然好像害怕灾祸临头似的，也屏住了呼吸。

当耶尔奈老远望见山脚下那幢装着绿百叶窗的白房子，望见房子旁边的披屋、堆房和谷仓的时候，他的心变得沉重起来。那儿，没有一撮土没留着他双手劳动和额上汗水的脚印。看啊，一个人在一幢房子里住上一年，十

年，四十年，那幢房子对他就变得跟兄弟一样亲，他們之間，就有了一种爱的联系了。万一为了順从一个殘酷的命令，他不得不到远处去，他哭那幢房子就会比哭自己的兄弟还要伤心，甚至比当初哭自己的母亲还要伤心呢。

耶尔奈觉得，今天那些百叶窗沒有像往常那样壓敕地向他招手，而且在那房子的上空，在那整个白色的家园的上空，散佈着一种孀居的沉默和悲哀。

悲哀像一粒种籽，会千百倍地增加。它只要一落在



心上，就会很快地繁殖起来，使心窒息，以致無法进出希望。耶尔奈的心，縱然是剛剛受到伤害，現在也变得很沉重，十分地沉重，無比地悲哀了。

“你說那些刻薄話，你干的是什麼好事啊，主人，你对老头兒干的是什麼好事啊？他無論是在長遠以前的童年或是在漫長的中年，从来都沒伤过心，你为什么耍一心一意在他的晚年羞辱他，折磨他啊？”

耶尔奈沒有走进屋子，也沒有回头去望田地；他走进堆房，一下子倒在草堆上。他开始想到了一些从来不曾想过的事情。

“我到这兒馬上就要滿四十年了，可不是嗎！四十年前我跨过了那道門檻。那时候，这是个主人僕人住在里面都感觉丢臉的骯髒破爛的住处。可是我們汗流浹背，盖了一所男人住着得意、女人住着欢喜的住宅。誰盖的啊？盖的人全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；我，我是最后的一个主人。我們的房子俯临着一片廣闊肥美的田地。当初是誰在那一望無际的地里干活，是誰把那些地一塊一塊地添置起来的啊？所有的人都不在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；我，我是最后的一个庄稼汉，最后的一个割草人。真奇怪啊！那株苹果树，本来是花园里的壯觀，本来是主人得意的东西，四十年来一直都在結果……可是后来却来了一个陌生人，想把树連根拔起，移植到岩石上去。真奇怪啊！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去建立一个家，他的汗水澆肥了田地和牧場，可是等到这个家建立好了，田地和牧場也都肥美了，这时却鑽出来一个陌生人——这陌生人是从哪兒来的呢？——他說：‘你不是这兒的主人’，并且把那个人赶进了堆房，而他自己只管坐在炕角上抽煙。”

耶尔奈像这样左思右想……过了一会兒，才站起来，揮掉沾在过节穿的上衣上的杂草，走进屋去。他在屋里脱掉上衣，爬上炉炕，开始裝他的煙斗。他的憂伤突然离开

了他；他微笑了一下，一对眼睛在蓬松的眉毛下闪闪发亮。

一个女僕走了进来。

“哈，耶尔奈，你真享福呀！外边还是大白天，大伙儿都在地里，可是你——你却不声不响地坐在炕上！”

耶尔奈从嘴里取出烟斗，眉毛一竖：“滚开，丫头！你知道你这是在支使谁吗？”



女孩走出去，砰地一声把门带上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耶尔奈莫名其妙。

將近黃昏的時候，天剛剛暗下來，房門忽然大開，席塔爾站在門口。他站不穩腳，歪歪倒倒的；斜戴着的帽子遮住了一只耳朵。耶爾奈沒好氣地望了他一眼。

“誰在里头？”席塔爾問道。

耶爾奈沒有作聲。

“誰上這兒來了？”席塔爾又問了一句。

耶爾奈不慌不忙地从嘴里取出煙斗，笑了一聲。“哈！你在你父親喪禮的酒會上喝過了頭啦。去睡吧！”

席塔爾重重地朝前邁了一步，跨進屋來，踩得地板都震動了。

“你打發誰去睡覺，管家的？誰喝醉啦？”

耶爾奈沒有勁；他仍然心平氣和地談話，就像他們一直在談庄稼似的。

“你！我叫你去睡覺，因為你醉了。”

有片刻工夫，席塔爾默不作聲；可是接着他額上的青筋就冒了起來。他把帽子往地板上一扔，嚷道：

“住口，管家的！我今天不止葬掉一個主人，而是葬掉了兩個主人。你給我下來！”

耶爾奈笑了一笑，慢吞吞地開始從炕上往下爬；他一點也不着忙。

“你到底下來不下來？”

“饒了我這副老骨頭吧，唐尼。這就輪到你上炕角來休息了，我的朋友，”耶爾奈笑着說。

席塔尔东摇西倒，磕磕绊绊地走过来，爬到炉灶上坐下；随后他转过头来，仰身望着耶尔奈，喊道：

“替我把靴子脱掉！”

耶尔奈没有回答。他坐在长凳上，正在把熄了的烟斗重新点起来。

“替我把靴子脱掉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算啦，你还没开够玩笑吗？”耶尔奈慢吞吞地说。“这房间里还有死人的味道呢！今天晚上你最好还是跪下来祷告祷告吧！”

说着，他自己就走去跪在钉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面前。他的主人对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点燃烟斗，朝房间那头吐了一口唾沫。可是在耶尔奈祷告的时候，他一直沒有说过一句话。当耶尔奈站起来，两眼朝地，抓着门把，好像是要出去的时候，席塔尔嚷道：

“耶尔奈！”

耶尔奈停住了。

“我得告诉你，耶尔奈，”席塔尔快嘴快舌地开口说——烟斗在他手里直抖——“我得告诉你：上别处去另找个东家吧。”

一副欣然的微笑使得耶尔奈的面孔容光焕发起来，他的眼睛射出了一种愉快的光芒。

“什么？”

席塔尔用靴子踢了条凳一脚。